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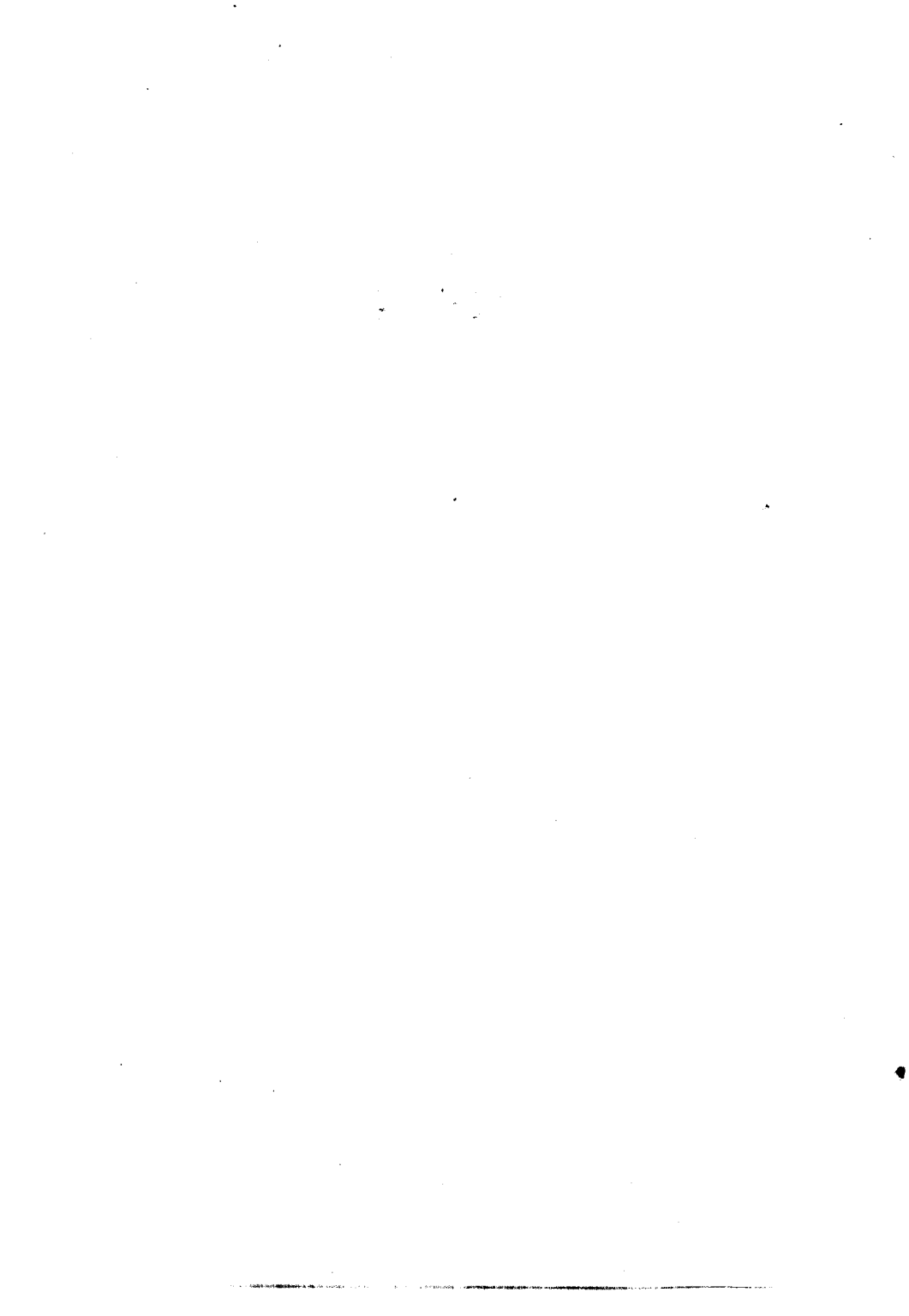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十大经典喜剧

目 录

救风尘	〔元〕 关汉卿(1)
墙头马上	〔元〕 白 朴(15)
西厢记	〔元〕 王实甫(31)
李逵负荆	〔元〕 康进之(93)
看钱奴	〔元〕 郑廷玉(107)
幽闺记	〔元〕 施 惠(129)
中山狼	〔明〕 康 海(195)
玉簪记	〔明〕 高 濂(207)
绿牡丹	〔明〕 吴 炳(259)
风筝误	〔清〕 李 渔(315)

救风尘

〔元〕关汉卿



救风尘

第一折

〔冲末扮周舍上〕〔诗云〕酒肉场中三十载，花星整照二十年，一生不识柴米价，只少花钱共酒钱。咱家郑州人氏，周同知的孩儿周舍是也。自小上花台，做子弟。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，乃是宋引章。他一心待嫁我，我一心待妻他，争奈他妈儿不肯。我今做买卖回来，今日特地到他家去，一来去望妈儿，二来就题这门亲事，多少是好。

〔正卜儿同外旦上，云〕老身汴梁人氏，自身姓李，夫主姓宋，早年亡化已过。止有这个女孩儿，叫做宋引章。俺孩儿拆白道字，顶真续麻，无般不晓，无般不会。有郑州周舍，与孩儿作伴多年，一个要娶，一个要嫁，只是老身谎彻梢虚，怎么便肯？引章，那周舍亲事，不是我百般板障，只怕你久后自家受苦。〔外旦云〕奶奶，不妨事，我一心则待要嫁他。〔卜儿云〕随你，随你！〔周舍上，云〕咱家周舍，来此正是他门首，只索进去。〔做见科〕〔外旦云〕周舍，你来了也？〔周舍云〕我一径的来问亲事，母亲如何？〔外旦云〕母亲许了亲事也。〔周舍云〕我见母亲去。〔卜儿做见科〕〔周舍云〕母亲，我一径的来问这亲事哩。〔卜儿云〕今日好日辰，我许了你，则休欺负俺孩儿。〔周舍云〕我并不敢欺负大姐。母亲，把你那姊妹弟兄都请下者，我便收拾来也。〔卜儿云〕大姐，你在家执料，我去请那一辈儿老姊妹去来。〔周舍诗云〕数载间费尽精神，到今朝才许成亲。〔外旦云〕这都是天缘注定，〔卜儿云〕也还有不测风云。〔同下〕

〔外扮安秀实上，诗云〕刘蕡下第千年恨，范丹守志一生贫。料得苍天如有意，断然不负读书人。小生姓安，名秀实，洛阳人氏。自幼颇习儒业，学成满腹文章，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。到此汴梁，有一歌者宋引章，和小生作伴。当初他要嫁我来，如今却嫁了周舍。他有个八拜交的姐姐，是赵盼儿，我去与他劝一劝，有何不可？赵大姐在家么？〔正旦扮赵盼儿上，云〕妾身赵盼儿是也。听的有人叫门，我开门看咱。〔见科，云〕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妹夫。你那里来？〔安秀实云〕我一径的来相烦你，当初姨姨引章要嫁我来，如今却要嫁周舍，我央及你劝他一劝。〔正旦云〕当初这亲事不许你来？如今又要嫁别人，端的姻缘事非同容易也呵！〔唱〕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妓女追陪，觅钱一世，临收计，怎做的百

纵千随，知重咱风流媚。

【混江龙】我想这姻缘匹配，少一时一刻强难为。如何可意？怎的相知？怕不便脚搭着脑构成事早，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后迟！寻前程，觅下梢，恰便是黑海也似难寻觅。料的来人心不问，天理难欺。

【油葫芦】姻缘簿全凭我共你，谁不待拣个称意的？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，待嫁一个老实的，又怕尽世儿难成对；待嫁一个聪俊的，又怕半路里轻抛弃。遮莫向狗溺处藏，遮莫向牛屎里堆，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，那时节睁着眼怨他谁！

【天下乐】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，早折的容也波仪，瘦似鬼。只教你难分说难告诉空泪垂！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，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，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！

〔云〕妹夫，我可也待嫁个客人，有个比喻。〔安秀实云〕喻将何比？〔正旦唱〕

【那吒令】待妆个老实，学三从四德，争奈是匪妓，都三心二意。端的是那里是三梢末尾？俺虽居在柳陌中、花街内，可是那件儿便宜？

【鹊踏枝】俺不是卖查梨，他可也逞刀锥；一个个败坏人伦，乔做胡为。〔云〕但来两三遭，不问那厮要钱，他便道：“这弟子敲馒头哩！”〔唱〕但见俺有些儿不伶俐，便说是女娘家要哄骗东西。

【寄生草】他每有人爱为娼妓，有人爱作次妻。干家的干落得淘闲气，买虚的看取些羊羔利，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计。他正是：南头做了北头开，东行不见西行例。

〔云〕妹夫，你且坐一坐，我去劝他。劝的省时，你休欢喜；劝不省时，休烦恼。〔安秀实云〕我不坐了，且回家去等信罢。大姐留心者。〔下〕〔正旦做行科，见外旦云〕妹子，你那里人情去？〔外旦云〕我不人情去，我待嫁人哩。〔正旦云〕我正来与你保亲。〔外旦云〕你保谁？〔正旦云〕我保安秀才。〔外旦云〕我嫁了安秀才呵，一对儿好打莲花落。〔正旦云〕你待嫁谁？〔外旦云〕我嫁周舍。〔正旦云〕你如今嫁人，莫不还早哩？〔外旦云〕有甚么早不早？今日也大姐，明日也大姐，出了一包儿脓，我嫁了，做一个张郎家妇，李郎家妻，立个妇名，我做鬼也风流的。〔正旦唱〕

【村里趸鼓】你也合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矣。你如今年纪小哩，我与你慢慢的别寻个姻配，你可便宜，只守着铜斗儿家缘家计。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肠话劝妹妹，我怕你受不过男儿气息。

〔云〕妹子，那做丈夫的，做不的子弟；做子弟的，做不的丈夫。〔外旦云〕你说我听咱。〔正旦唱〕

【元和令】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，那做子弟的他影儿里会虚脾，那做丈夫的忒老实。〔外旦云〕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，可也堪爱哩。〔正旦唱〕那厮虽穿着几件蛇蛭皮，人伦事晓得甚的？

〔云〕妹子，你为甚么就要嫁他？〔外旦云〕则为他知重您妹子，因此要嫁他。〔正旦云〕他怎么知重你？〔外旦云〕一年四季，夏天我好的一觉晌睡，他替你妹子打着扇；冬天替你妹子温的铺盖儿暖了，着你妹子歇息；但你妹子那里人情去，穿的那一套衣服，戴的那一副头面，替你妹子提领系，整钗环。只为他这等知重你妹子，因此上……心要嫁他。〔正旦云〕你原来为这般呵！〔唱〕

【上马娇】我听的说就里，你原来为这的，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。你道是暑月间扇子扇着你睡，冬月间着炭火偎，那愁他寒色透重衣。

【游四门】吃饭处，把匙头挑了筋共皮；出门去提领系、整衣袂，戴插头面整梳篦。衙一味是虚脾，女娘每不省越着迷。

【胜葫芦】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，但娶到他家里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。早努牙突嘴，拳椎脚踢，打的你哭啼啼。

【么篇】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，烦恼怨他谁？事要前思免后悔。我也劝你不得，有朝一日，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。

〔云〕妹子，久以后你受苦呵，休来告我。〔外旦云〕我便有那该死的罪，我也不来央告你。〔周舍上云〕小的每，把这礼物摆的好看些。〔正旦云〕来的敢是周舍。那厮不言语便罢，他若但言，着他吃我几嘴好的。〔周舍云〕那壁姨姨敢是赵盼儿么？〔正旦云〕然也。〔周舍云〕请姨姨吃些茶饭波。〔正旦云〕你请我？家里饿皮脸也，揭了锅儿底，窖子里秋月——不曾见这等食！〔周舍云〕央及姨姨，保门亲事。〔正旦云〕你着我保谁？〔周舍云〕保宋引章。〔正旦云〕你着我保宋引章那些儿？保他那针指油面，刺绣铺房，大裁小剪，生儿长女？〔周舍云〕这歪刺骨好歹嘴也。我已成了事，不索央你。〔正旦云〕我去罢。〔做出门科〕〔安秀实上，云〕姨姨劝的引章如何？〔正

旦云〕不济事了也。〔安秀实云〕这等呵，我上朝求官应举去罢。〔正旦云〕你且休去，我有用你处哩。〔安秀实云〕依着姨姨说，我且在客店中安下，看你怎么发付我。〔下〕〔正旦唱〕

【赚煞】这妮子是狐魅人女妖精，缠郎君天魔祟。则他那裤儿里休猜做有腿，吐下鲜红血则当做苏木水。耳边休采那等闲食，那的是最容易刺眼睛嫌的，则除是亲近着他便欢喜。〔带云〕着他疾省呵，〔唱〕哎，你个双郎子弟，安排下金冠霞帔。〔带云〕一个夫人来到手儿里了。〔唱〕却则为三千张茶引嫁了冯魁。〔下〕

〔周舍云〕辞了母亲，着大姐上轿，回咱郑州去来。〔诗云〕才出娼家门，便作良家妇。〔外旦诗云〕只怕吃了良家亏，还想娼家做。〔同下〕

第二折

〔周舍同外旦上，云〕咱家周舍是也，我骑马一世，驴背上失了一脚。我为娶这妇人呵，整整磨了半截舌头，才成得事。如今着这妇人上了轿，我骑了马，离了汴京，来到郑州。让他轿子在头里走，怕那一般的舍人说：“周舍娶了宋引章。”被人笑话。则见那轿子一晃一晃的，我向前打那抬轿的小厮，道：“你这等欺我！”举起鞭子就打。问他道：“你走便走，晃怎么？”那小厮道：“不干我事，奶奶在里边不知做甚么！”我揭起轿帘一看，则见他精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。来到家中，我说：“你套一床被我盖。”我到房里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。我便叫：“那妇人在那里？”则听的被子里答应道：“周舍，我在被子里面哩！”我道：“在被子里面做甚么？”他道：“我套绵子，把我翻在里头了。”我拿起棍来，恰待要打，他道：“周舍，打我不打紧，休打了隔壁王婆婆。”我道：“好也，把邻舍都翻在被里面！”〔外旦云〕我那里有这等事？〔周舍云〕我也说不得这许多。兀那贱人，我手里有打杀的，无有买休卖休的。且等我吃酒去，回来慢慢的打你。〔下〕〔外旦云〕不信好人言，必有恁惶事。当初赵家姐姐劝我不听，果然进的门来，打了我五十杀威棒，朝打暮骂，怕不死在他手里。我这隔壁有个王货郎，他如今去汴梁做买卖，我写一封书捎将去，着俺母亲和赵家姐姐来救我。若来迟了，我无那活的人也。天那，只被你打杀我也！〔下〕〔卜儿哭上，云〕咱家宋引章的母亲便是。有我女孩儿从嫁了周舍，昨日王货郎寄信来，上写着道：“从到他家，进门打了五十杀威棒。如今朝打暮骂，看看至死，可急急央赵家姐姐来救我。”我拿着书去与赵家姐姐说知，怎生教他去引章孩儿，则被你痛杀我也！〔下〕〔正旦上，云〕咱家赵盼儿。我想这门衣饭，几时是了也呵？〔唱〕

【商调】【集贤宾】咱这几年来待嫁人心事有，听的道谁揭债、谁买休。他每待强巴劫深宅大院，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楼？一个个眼张狂似漏了网的游鱼，一个个嘴卢都似跌了弹的斑鸠。御园中可不道是栽路柳，好人家怎容这等娼优？他每初时间有些实意，临老也没回头。

【逍遥乐】那一个不因循成就？那一个不顷刻前程？那一个不等闲间罢手？他每一做一个水上浮沤！和爷娘结下不断见的冤仇，恰便似日月参辰和卯酉，正中那男儿机彀。他使那千般贞烈，万种恩情，到如今一笔都勾。

〔卜儿上，云〕这是他们首，我索过去。〔做见科，云〕大姐，烦恼杀我也！〔正旦云〕奶奶，你为甚么这般啼哭？〔卜儿云〕好教大姐知道：引章不听你劝，嫁了周舍，进门去打了五十杀威棒，如今打的看看至死，不久身亡。姐姐怎生是好？〔正旦云〕呀！引章吃打了也。〔唱〕

【金菊香】想当日他暗成公事，只怕不相投。我作念你的言词，今日都应口。则你那去时恰便似去秋。他本是薄幸的班头，还说道有恩爱、结绸缪。

【醋葫芦】你铺排着鸳鸯和凤帏，指望效天长共地久；暮入门知滋味便合休。几番家眼睁睁打干净，待离了我这手。〔带云〕赵盼儿，〔唱〕你做的个见死不救，可不羞杀桃园中杀白马、宰乌牛？

〔云〕既然是这般呵，谁着你嫁他来？〔卜儿云〕大姐，周舍说誓来。〔正旦唱〕

【么篇】那一个不嗔可可道横死亡？那一个不实丕丕拔了短筹？则你这亚仙子母老实头。普天下爱女娘的子弟口，〔带云〕奶奶，不则周舍说谎也。〔唱〕那一个不指皇天各般说咒？恰似秋风过耳早休休！

〔卜儿云〕姐姐，怎生搭救引章孩儿？〔正旦云〕奶奶，我有两个压被的银子，咱两个拿着买休去来。〔卜儿云〕他说来：“则有打死的，无有买休卖休的。”〔正旦寻思科，做与卜儿语科，云〕则除是这般。〔卜儿云〕可是中也不中？〔正旦云〕不妨事，将书来我看。〔卜递书科，正旦念云〕“引章拜上姐姐并奶奶：当初不信好人之言，果有恁愧之事。进得他门，便打我五十杀威棒。如今朝打暮骂，禁持不过。你来的早，还得见我，来得迟呵，不能勾见我面了。只此拜上。”妹子也，当初谁教你做这事来！

〔唱〕

【幺篇】想当初有忧呵同共忧，有愁呵一处愁。他道是残生早晚丧荒丘，做了个游街野巷村务酒；你道是百年之后，〔云〕妹子也，你不道来：“这个也大姐，那个也大姐，出了一包脓；不如嫁个张郎妇，李郎妻。”〔唱〕立一个妇名儿做鬼也风流。

〔云〕奶奶，那寄书的人去了不曾？〔卜儿云〕还不曾去哩。〔正旦云〕我写一封书，寄与引章去。〔做写科〕〔唱〕

【后庭花】我将这情书亲自修，教他把天机休泄漏。传示与休莽，惹收心的女，拜上你浑身疼的歹事头。〔带云〕引章，我怎的劝你来？〔唱〕你好没来由，遭他毒手，无情的棍棒抽，赤津津鲜血流，逐朝家如暴囚，怕不将性命丢！况家乡隔郑州，有谁人相睬瞅？空这般出尽丑。

〔卜儿哭科，云〕我那女孩儿那里打熬得过！大姐，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！〔正旦云〕奶奶，放心！〔唱〕

【柳叶儿】则教你怎生消受，我索合再做个机谋。把这云鬓蝉鬓妆梳就，〔带云〕还再穿上些锦绣衣服。〔唱〕珊瑚钩，芙蓉扣，扭捏的身子儿别样娇柔。

【双雁儿】我着这粉脸儿搭救你女骷髅，割舍的一不做二不休，弃了个由他咒也波咒。不是我说大口，怎出得我这烟月手！

〔卜儿云〕姐姐，到那里子细着。〔哭科，云〕孩儿，则被你烦恼杀了我也！〔正旦唱〕

【浪里来煞】你收拾了心上忧，你展放了眉间皱，我直着花叶不损觅归秋。那厮爱女娘的心，见的便似驴共狗，卖弄他玲珑剔透。〔云〕我到那里，三言两句，肯写休书，万事俱休，若是不肯写休书，我将他掐一掐，拈一拈，搂一搂，抱一抱，着那厮通身酥，遍体麻。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，着那厮舔又舔不着，吃又吃不着。赚得那厮写了休书，引章将的休书来，淹的撇了，我这里出了门儿。〔唱〕可不是一场风月，我着那汉一时休。〔下〕

第三折

〔周舍同店小二上，诗云〕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无非花共酒，恼乱我心肠。店小二，我着你开着这个客店，我那里希罕你那房钱养家。不问官妓私科子，只等有

好的来你客店里，你便来叫我。〔小二云〕我知道。只是你脚头乱，一时间那里寻你去？〔周舍云〕你来粉房里寻我。〔小二云〕粉房里没有呵？〔周舍云〕赌房里来寻。〔小二云〕赌房里没有呵？〔周舍云〕牢房里来寻。〔下〕〔丑扮小闲挑笼上〕〔诗云〕钉靴雨伞为活计，偷寒送暖作营生；不是闲人闲不得，及至得了闲时又闲不成。咱家张小闲的便是。平生做不的买卖，止是与歌者姐姐每叫些人，两头往来，传消寄信都是我。这里有个大姐赵盼儿，着我收拾两箱子衣服行李，往郑州去。都收拾停当了，请姐姐上马。〔正旦上，云〕小闲，我这等打扮，可冲动得那厮么？〔小闲做倒科〕〔正旦云〕你做甚么哩？〔小闲云〕休道冲动那厮，这一会儿连小闲也酥倒了。〔正旦唱〕

【正宫】【端正好】则为他满怀愁，心间闷，做的个进退无门。那婆娘家一涌性无思忖，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阵。

【滚绣球】我这里微微的把气喷，输个姓姻，怎不教这厮背槽抛粪！更做道普天下无他这等郎君。想着容易情，忒献勤，几番家待要不问，第一来我则是可怜见无主娘亲，第二来是我惯曾为旅偏怜客，第三来也是我自己贪杯惜醉人。到那里呵，也索费些精神。

〔云〕说话之间，早来到郑州地方了。小闲，接了马者。且在柳阴下歇歇咱。〔小闲云〕我知道。〔正旦云〕小闲，咱闲口论闲话：这好人家好举止，恶人家恶家法。〔小闲云〕姐姐，你说我听。〔正旦唱〕

【倘秀才】县君的则是县君，妓人的则是妓人。怕不扭捏着身子募入他门，怎禁他使数的，到支分，背地里暗忍。

【滚绣球】那好人家将粉扑儿浅淡匀，那里像咱干茨腊手抢着粉？好人家将那篦梳儿慢慢地铺匀，那里像咱解了那襟胸带，下颏上勒一道深痕？好人家知个远近，觑个向顺，衡一味良人家风韵，那里像咱们恰便似空房中锁定个猢猻：有那千般不实乔躯老，有万种虚器歹议论，断不了风尘！

〔小闲云〕这里一个客店，姐姐好住下罢。〔正旦云〕叫店家来。〔店小二见科〕〔正旦云〕小二哥，你打扫一间干净房儿，放下行李。你与我请将周舍来，说我在这里久等多时也。〔小二云〕我知道。〔做行叫科，云〕小哥在那里？〔周舍上，云〕店小二，有甚么事？〔小二云〕店里有个好女子请你哩。〔周舍云〕咱和你就去来。〔做见科，云〕是好一个科子也。〔正旦云〕周舍，你来了也？〔唱〕

【幺篇】俺那妹子儿有见闻，可有福分，抬举的个丈夫俊上添俊，年纪儿恰正青春。〔周舍云〕我那里曾见你来？我在客火里，你弹着一架筝，我不与你个褐色绸段儿？〔正旦云〕小的，你可见来？〔小闲云〕不曾见他有甚么褐色绸段儿。〔周舍云〕哦，早起杭州散了，赶到陕西客火里吃酒，我不与了大姐一分饭来？〔正旦云〕小的每，你可见来？〔小闲云〕我不曾见。〔正旦唱〕你则是忒现新，忒忘昏，更做道你眼钝。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？“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，今日佯推不认人。”我为你断梦劳魂！

〔周舍云〕我想起来了，你敢是赵盼儿么？〔正旦云〕然也。〔周舍云〕你是赵盼儿，好，好！当初破亲也是你来。小二，关了店门，则打这小闲。〔小闲云〕你休要打我。俺姐姐将着锦绣衣服，一房一卧来嫁你，你倒打我？〔正旦云〕周舍，你坐下，你听我说。你在南京时，人说你周舍名字，说的我耳满鼻满的，则是不曾见你。后得见你呵，害的我不茶不饭，只是思想着你。听的你娶了宋引章，教我如何不恼？周舍，我待嫁你，你却着我保亲！〔唱〕

【倘秀才】我当初倚大呵妆僮主婚，怎知我嫉妒呵特故里破亲？你这厮外相儿通疏就里村！你今日结婚姻，咱就肯罢论？

〔云〕我好意将着车辆鞍马套房来寻你，你划地将我打骂。小闲，拦回车儿，咱家去来！〔周舍云〕早知姐姐来嫁我，我怎肯打舅舅？〔正旦云〕你真个不知道？你既不知，你休出店门，只守着我坐下。〔周舍云〕休说一两日，就是一两年，您儿也坐的将去。〔外旦上，云〕周舍两三日不家去，我寻到这店门首，我试看咱。原来是赵盼儿和周舍坐哩。兀那老弟子不识羞，直赶到这里来！周舍，你再不要来家，等你来时，我拿一把刀子，你拿一把刀子，和你一递一刀子戳哩。〔下〕〔周舍取棍科，云〕我和你抢生吃哩！不是奶奶在这里，我打杀你，〔正旦唱〕

【脱布衫】我更是不待饶人，我为甚不敢明闻？肋底下插柴自稳，怎见你便打他一顿？

【小梁州】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你可便息怒停嗔。你村时节背地里使些村，对着我合思忖：那一个双同叔打杀俏红裙？

【幺篇】则见他恶眼眼摸按着无情棍，便有火性的不似你个郎君。〔云〕你拿着偌粗的棍棒，倘或打杀他呵，可怎了？〔周舍云〕丈夫打杀老婆，不该偿命。〔正旦云〕这等说，谁敢嫁你？〔背唱〕我假意儿瞒，虚科儿喷，着这厮有家难奔。妹子也，你试看咱风月救风尘。

〔云〕周舍，你好道儿。你这里坐着，点的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。小闲，拦回车儿，

咱回去来。〔周舍云〕好奶奶，请坐。我不知道他来，我若知道他来，我就该死！〔正旦云〕你真个不曾使他来？这妮子不贤惠。打一棒快球子，你舍的宋引章，我一发嫁你。〔周舍云〕我到家里就休了他。〔背云〕且慢着，那个妇人是我平日间打怕的，若与了一纸休书，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。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，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？休的造次，把这婆娘摇撼的实着。〔向旦云〕奶奶，您孩儿肚肠是驴马的见识，我今家去把媳妇休了呵，奶奶你把肉吊窗儿放下来，可不嫁我，做的个尖担两头脱。奶奶，你说下个誓着。〔正旦云〕周舍，你真个要我赌咒？你若休了媳妇，我不嫁你呵，我着堂子里马踏杀，灯草打折脱产赚儿骨。你逼的我赌这般重咒哩！〔周舍云〕小二，将酒来。〔正旦云〕休买酒，我车上上有十瓶酒哩。〔周舍云〕还要买羊。〔正旦云〕休买羊，我车上有个熟羊哩。〔周舍云〕好，好，好，待我买红去。〔正旦云〕休买红，我箱子里有一对大红罗。周舍，你争甚么那？你的便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〔唱〕

【二煞】则这紧的到头终是紧，亲的原来只是亲。凭着我花朵儿身躯，笋条儿年纪，为这锦片儿前程，倒赔了几锭儿花银。拼着个十米九糠，问甚么两妇三妻？受了些万苦千辛，我着人头上气忍，不枉了一世做郎君。

【黄钟尾】你穷杀呵，甘心守分捱贫困，你富呵，休笑我饱暖生淫惹议论。您心中觑个意顺，但休了你这眼下人，不要你钱财使半文，早是我走将来自上门。家业家私待你六亲，肥马轻裘待你一身，倒贴了奁房和你为眷姻。〔云〕我若还嫁了你，我不比那宋引章，针指油面，刺绣铺房，大裁小剪，都不晓得一些儿的。〔唱〕我将你写了的休书正了本。〔同下〕

第四折

〔外旦上，云〕这些时周舍敢待来也。〔周舍上，见科〕〔外旦云〕周舍，你要吃甚么茶饭？〔周舍做怒科，云〕好也，将纸笔来，写与你一纸休书，你快走！〔外旦接休书不走科，云〕我有甚么不是，你休了我？〔周舍云〕你还在这里？你快走！〔外旦云〕你真个休了我？你当初要我时怎么样说来？你这负心汉，害天灾的！你要去，我偏不去！〔周舍推出门科〕〔外旦云〕我出的这门来。周舍，你好痴也。赵盼儿姐姐，你好强也！我将着这休书，直至店中寻姐姐去来。〔下〕〔周舍云〕这贱人去了，我到店中娶那妇人去。〔做到店科，叫云〕店小二，恰才来的那妇人在那里？〔小二云〕你刚

出门，他也上马去了。〔周舍云〕倒着他道儿了。将马来，我赶将他去。〔小二云〕马揣驹了。〔周舍云〕鞍骡子。〔小二云〕骡子漏蹄。〔周舍云〕这等，我步行赶将他去。〔小二云〕我也赶他去。〔同下〕〔旦同外旦上〕〔外旦云〕若不是姐姐，我怎能勾出的这门也！〔正旦云〕走，走，走！〔唱〕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笑吟吟案板似写着休书，则俺这脱空的故人何处？卖弄他能爱女，有权术，怎禁那得胜葫芦，说到有九千句。

〔云〕引章，你将那休书来与我看看。〔外旦付休书〕〔正旦换科，云〕引章，你再要嫁人时，全凭这一张纸是个照证，你收好着。〔外旦接科〕〔周舍赶上，喝云〕贱人，那里去？宋引章，你是我的老婆，如何逃走？〔外旦云〕周舍，你与我休书，赶出我来了。〔周舍云〕休书上手模印五个指头，那里四个指头的是休书？〔外旦展看，周夺咬碎科〕〔外旦云〕姐姐，周舍咬了我的休书也！〔旦上救科〕〔周舍云〕你也是我的老婆。〔正旦云〕我怎么是你的老婆？〔周舍云〕你吃了我的酒来。〔正旦云〕我车上有十瓶好酒，怎么是你的？〔周舍云〕你可受我的羊来。〔正旦云〕我自有一只熟羊，怎么是你的？〔周舍云〕你受我的红定来。〔正旦云〕我自有大红罗，怎么是你的？〔唱〕

【乔牌儿】酒和羊车上物，大红罗自将去。你一心淫滥无是处，要将人白赖取。

〔周舍云〕你曾说过誓嫁我来。〔正旦唱〕

【庆东原】俺须是卖空虚，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。〔带云〕怕你不信呵。〔唱〕遍花街请到娼家女，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？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？若信这咒盟言，早死的绝门户！

〔云〕引章妹子，你跟将他去。〔外旦怕科，云〕姐姐，跟了他去就是死。〔正旦唱〕

【落梅风】则为你无思虑，忒模糊。〔周舍云〕休书已毁了，你不跟我去待怎么？〔外旦怕科〕〔正旦云〕妹子，休慌莫怕！咬碎的是假休书。〔唱〕我特故抄与你个休书题目，我跟前现放着这亲模。〔周舍夺科〕〔正旦唱〕便有九头牛也拽不出去！

〔周扯二旦科，云〕明有王法，我和你告官去来。〔同下〕〔外扮孤引张千上〕〔诗云〕声名德化九重闻，良夜家家不闭门。雨后有人耕绿野，月明无犬吠花村。小官郑州守李公弼是也。今日升起早衙，断理些公事。张千，喝掉箱！〔张千云〕理会的。

〔周舍同二旦卜儿上〕〔周叫云〕冤屈也！〔孤云〕告甚么事？〔周舍云〕大人可怜见，混赖我媳妇。〔孤云〕谁混赖你的媳妇？〔周舍云〕是赵盼儿设计混赖我媳妇宋引章。〔孤云〕那妇人怎么说？〔正旦云〕宋引章是有丈夫的，被周舍强占为妻，昨日又与人休书，怎么是小妇人混赖他的？〔唱〕

【雁儿落】这厮心狠毒，这厮家豪富，衙一味虚肚肠，不踏着实途路。

【得胜令】宋引章有亲夫，他强占作家属。淫乱心情歹，凶顽胆气粗，无徒！到处里胡为做。现放着休书，望恩官明鉴取。

〔安秀实上，云〕适才赵盼儿使人来说：“宋引章已有休书了，你快告官去，便好娶他。”这里是衙门首，不免高叫道：“冤屈也”〔孤云〕衙门外谁闹？拿过来！〔张千拿入科，云〕告人当面。〔孤云〕谁是保亲？〔安秀实云〕是赵盼儿。〔孤云〕赵盼儿，你说宋引章原有丈夫，是谁？〔正旦云〕正是这安秀才。〔唱〕

【沽美酒】他幼年间便习儒，腹隐着九经书；又是俺共里同村一处居，接受了钗环财物，明是个良人妇。

〔孤云〕赵盼儿，我问你：这保亲的委是你么？〔正旦云〕是小妇人。〔唱〕

【太平令】现放着保亲的堪为凭据，怎当他抢亲的百计亏图。那里是明婚正娶？公然的伤风败俗！今日个诉与太府做主，可怜见断他夫妻完聚。

〔孤云〕周舍，那宋引章明明有丈夫的，你怎生还赖是你的妻子？若不看你父亲面上，送你有司问罪。您一行人听我下断：周舍杖六十，与民一体当差；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；赵盼儿等宁家住坐。〔词云〕只为老虔婆受贿贪钱，赵盼儿细说根原，呆周舍不安本业，安秀才夫妇团圆。〔众叩谢科〕〔正旦唱〕

【收尾】对恩官一一说缘故，分割开贪夫怨女；面糊盆再休说死生交，风月所重谐燕莺侣。

题目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

正名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

墙头马上

〔元〕白 朴